

英國斯賓塞爾原本
侯官幾道嚴復翻譯

訂正羣學肄言

上海商務印書館藏板

哲學概

一冊四角

◎商

務印書館出版

依據德儒帕爾生之哲學論而參以研究心得內分三編凡哲學之源流分類及其根本問題言之至詳於形而上學及認識論亦爲有系統之纂述師範教育最爲相宜

元(441)

Herbert Spencer's Study of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Revised Edition)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戊申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主版

(改羣學肄言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英國斯賓塞爾
譯述者閩侯嚴復

發行者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長沙常德成都重慶瀘縣福州
廣州潮州香港桂林梧州新嘉坡
貴陽張家口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湖南南昌漢口

前清宣統三年閏六月十二日稟部註冊七
月六日領到著字第三百二十一號執照
九〇二三陸

訂正羣學肆言序

余與嚴子幾道雖同里閈而少不相習嚴子厚余嘗數千里外寄所述作相示
余於嚴子之作亦無所不讀尤喜羣學肆言一書其版久逸因以重印請嚴子
曰子肯爲一序者吾從子請余何足以序此書顧望其行世則不能不勉一言
矣余嘗家居讀書報從女君珈侍側恆作而問曰某與某孰賢某事利害何若
余必誦孔子之言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蓋少年盛氣師心自用論議古今
人是非得失若老吏高坐堂皇片言折獄曾不稍假思索豈知天下事理恆有
兩端是非相表裏得失相倚伏執其一端以概其餘又何怪其言之易羣之爲
事極天下之至陋建一議行一策欲徵其效近者數年遠者數百年影響所
及或且遍于世界萬國其關係之鉅若是乃世之言羣治者以爲可不學而能
隨吾意所至信口以道曾若無所庸心無怪乎人人言羣治日日言羣治而羣
治終不進也羣學肆言一書幾二十萬言千端萬緒而極其究竟亦曰羣治之

羣學肄言序

二

難言耳已亦曰言羣治者之必由學耳已夫苟誠知羣學之難學之必精言之必慎其庶幾矣嚴子所譯著大半言羣治而是書實爲先導吾敢正告世之喜談羣治者曰欲讀嚴子之書必先讀羣學肄言長樂高鳳謙序

譯羣學肄言序

羣學何用科學之律令。察民羣之變端。以明既往測方來也。肄言何發專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故肄言科而有之。今夫士之爲學。豈徒以弋利祿釣聲譽而已。固將於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之業有一合焉。羣學者。將以明治亂盛衰之由。而於三者之事。操其本耳。斯賓塞爾者。英之耆宿也。殫年力於天演之奧窓。而大闡其理於民羣。蓋所著之會通哲學成。其年已七八十矣。以其書之深廣。而學者之難得其津涯也。乃先爲之肄言。以導厥先路。廿年以往。不佞嘗得其書而讀之。見其中所以飭戒學者。以誠意正心之不易。旣已深切著明矣。而於操枋者。一建白措注之間。輒爲之窮事變。極末流。使功名之徒。失步變色。俛焉知格物致知之不容已。乃竊念近者吾國。以世變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將於此食其報。而淺諺剽疾之士。不悟其所從來如是之大且久也。輒攘臂疾走。謂以旦暮之更張。將可以起衰。而以與勝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撻號呼。欲率一世之人。與盲進以爲破壞之事。顧破壞宜矣。而所建設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則何如稍審重。而先咨於學之爲愈乎。誠不自知其力之不副。則積朞月之勤。爲後譯之如左。其叙曰。

含靈秉氣。羣義大哉。彊弱明闇。理有由來。哀此流俗。不知本始。在筌忘魚。操刃傷指。譯砭愚

第一

執果窮因是惟科學人事紛綸莫之掎搥雖無密合甯渺大同籍此公例彪彼童蒙譯倡學
第二

真宰神功曰惟天演物競天擇所有者善散曰么匿聚曰拓都知微之顯萬法所鄂譯喻術
第三

道異兩間物奚翅萬人心慮道各自爲桓永言時位載占吉凶所以東聖低徊中庸譯知難
第四

難首在物是惟心所傳聞異辭相爲旅距見者支葉執察本根以權議椿如蠱處禪譯物蔽
第五

主觀二義曰理與情執已量物哀此心盲簡不逮繁小不容大滯礙僻堅舉爲羣害譯智絃
第六

憂喜惡欲皆使衡差以茲目眚結彼空花所嚴帝天所畏魔蝎以是言羣幾何能達譯情督
第七

心習少成由來學最楊取爲我墨尚兼愛偏至之德所傷實多曷建皇極以救厥頗譯學詖

第八

民生有羣而傳以國竺我忘人愛或成賊反是爲粵矯亦失中惟誠无妄其例乃公譯國拘第九。

演深治久羣有衆流以各爭存乃交相鱗或怒譎張或怨施奪民德未隆安往不刺譯流楷第十。

國於天地基命黔首云何胥匡獨責元后朝有政黨樂相詆謀元黃水火鑒蔀衡逡譯政惑第十一。

天人之際宗教攸資聽神蔑民羣治以衰舉人代天教又不可釋景猶回皆有負荷譯教辟第十二。

夫惟知難學乃殆庶屬於三科曰辛閒著辛以觀法閒乃窮因習著知化乃凝於神譯繕性第十三。

一神兩化大德曰生答此生理羣義以明羣實大生而生之織欲觀拓都視此么匿譯憲生第十四。

我聞佛說境胥心造化萬不同肇於厥腦主道齊者民情是田不洞幽漠孰知陶甄譯述神

第十五.

惟羣有學以因果故去私戒偏來導先路蓋勿孟晉猶懷蘧廬譯此懸論敢告象胥譯成章第十六.

羣學肄言非羣學也。言所以治羣學之塗術而已。此書樞紐在知難一篇。其前三篇第一研愚言治羣之不可以無學。第二倡學明此學之必可以成科。例可學必其有因果公
科乃學稱第三喻術則櫟括本科大義。凡此皆正面文字也。顧治斯學有甚難者。一曰在物之難。次曰在心之難。三曰心物對待之難。故第五物蔽所以著在物之難也。而在心之難。又分兩義。有見於理者。故第六稱智絃。有見於情者。故第七曰情督。是二者之惑不祐。未見其人之可與論治化也。若夫心物對待之難。則意逐境遙。一視其人之所辭。若略而舉之。則所承之學。所生之國。所業之流。所被之政。所受之教。斯其尤大犖犖者矣。蓋作者之意。以謂道之不明。起於心物之交蔽。故爲學之方。始於解惑。假其篤時拘虛。雖學未必不爲害。又必知其難之所在。而後省察克治之功有所施。此前八篇意也。雖然知其難矣。使徒知之。於脩己治人。考道講德之功。猶未濟也。則亦不足以與於斯學。故繕性尙焉。今夫學有三科。而各有姱心之用。必於學之事無闕。而後於心之德無虧。乃至羣學。則有其尤切者。自民質言之。則生理也。自民彝言之。則心靈也。故言憲生矣。而繼之以述神。君子由此庶幾爲成章之達。而與言民生治道。可以弗畔矣夫。

荀卿曰。民生有羣。羣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羣有數等。社會者。有法之羣也。社會。商工。政學。莫不有之。而最重之義。極於成國。嘗考六書文義。而知古人之說與西學合。何以言之。西學社會之界說曰。民聚而有所部勒。東學稱 祈嚮者。曰社會。而字書曰。邑。人聚會之稱也。從口有區域也。從丂有法度也。西學國之界說曰。有土地之區域。而其民任戰守者。曰國。而字書曰。國古文或。從一地也。從口以戈守之。觀此可知中西字義之冥合矣。

東學以一民而對於社會者。稱箇人。社會有社會之天職。箇人有箇人之天職。或謂箇人名義不經見。可知中國言治之偏於國家。而不恤人人之私利。此其言似矣。然僕觀太史公言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謂小己。卽箇人也。大抵萬物莫不有總有分。總曰拓都。譯言全體。分曰么匿。譯言單位。筆拓都也。毫么匿也。飯拓都也。粒么匿也。國拓都也。民么匿也。社會之變象無窮。而一一基於小己之品質。是故羣學謹於其分。所謂名之必可言也。

斯賓塞氏自言。此書爲旁及之作。意取喻俗。故其精微潔淨。遠不逮會通哲學諸書。不佞讀此在光緒七八之交。輒歎得未曾有。生平好爲獨往偏至之論。及此始悟其非竊

以爲其書實兼大學中庸精義而出之以翔實以格政誠正爲治平根本矣每持一義又必使之無過不及之差於近世新舊兩家學者尤爲對病之藥雖引喻發揮繁富弔詭顧按脈尋流其義未嘗晦也其續性以下三篇眞西學正法眼藏智育之業舍此莫由斯賓塞氏此書正不僅爲羣學導先路也。

又是書出版當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去今蓋一世矣其中所有譏彈之時事今日什九皆非其故東方學者聞駁固於一隅於彼所言將嫌渺不相涉雖然寓言十九皆筌蹕也寓言交臂成故所寓歷古猶新使學者有所住而生其心則所論者雖取本國目前事實猶無益耳

正訂
羣學辯言

英倫 斯賓塞爾 造論

侯官 嚴復幾道 翻譯

砭愚第一

以下言民所以爲易上政論而責無倫者坐知微淺之故且有不獨士大夫時亦有是夫

每歲田功告隙。三五佃傭銜菸斗。揚酒卮。箕坐山邨酒肆間。盛氣高談。言牛疫盛行。議院毫無補救之術。農頭揷拳抵几。恬淡鏗然罵。今歲屠牛利入。曾無往時之半。皆當官不恤。民依之所致也。更論農商利病。輒云某事當興。某令當廢。極口無所疑難。氣象大似護商律初罷時。當彼時鄉民皆言本國稅重。使此令果除。將他國輕稅之貨。源源入市。與本國重賦者競。事如此。有不知其妨民病國者。非妄則愚耳。

聞者曰。無惑乎其如此也。隴畝小民。未嘗學問。謀生不越手口間。胡能慮遠。乃試與觀績學都人士之持論。其言民生也。嘗曰。奢侈雖非然。利小民生計。民有告饑。饉苦乏絕者乎。斂財振之。無餘事矣。夫由前之說。是徒知業可養民。而所產者之利害。損益爲漏卮否。有後利否。舉不論矣。由後之說。是徒知財可振貧。而不知此之所贏。彼之所絀。此財未用。爲振之先。非

無所用也。選材鳩工待斯而辦。賴以殖民賴以蘇。今既衰之。以養無業之游民。則待此而業者。其數必減。況振者彌多。待振者衆。振之力有時而極。待振之困無時而輕。世固有以仁術得至不仁之效者。此類是已。今夫生與食二者之間。理至繁赜。紛紜委曲。殆難猝明。其人言易若此。何怪譏辭謬論。旋闢旋熾者乎。總之。當智論事。知近因而不知遠因。見近果而不見遠果。如是而言國計。柔國成國焉。得以不病。民智愈淺。則希望彌奢。其責上也。亦彌重。謂興利除弊。官自不爲。果其爲之。何莫不舉。日者太晤士報。以商船之多沈碰。遂謂國家宜立監督海郵之官。不悟海軍戰艦一歲沈者兩艘。其三僅免。兼督商船。果遂濟乎。又某報論。民間築室漫無定制。國家應設總營造司。繪式頒圖。俾其循用。不見官營坊表。所造官廨形制劣惡。見譏行路。或又謂倫敦屋密人稠。氣水渾濁。國家宜設衛生之官。爲埽除之隸。庶免積溷。以生厲災。不聞郎波拉疫。卽由官濬地溝。非法所致。或又言鐵路公司。多相排輒。不能得利。宜改官辦。一切整齊。則又不知國家庶政已繁。海陸船廠軍政刑獄邦交殖民。百司紛紜。方滋謬戾。報章私著。屢書特書。加以鐵路。詎卽稱善。夫議院者。吾英最重之寺署也。而乃謀一疏氣之方。費帑二十萬鎊。名師大匠經營。期年迄無成績。他何論焉。彼責備執政之人。終罔聞覽。今日則謂宜備輕息母本。俾民資生。明

學尋。以下言未
其怪昧於常物。
夫固無理明於羣。

日又謂宜廣饗堂以收民擊主事者愈不勝任責事者日以益多一若官固無所不能也者法國公主聞人餓死驚謂左右救飢最易何遽令死聞者哂之可哂者獨法公主耶品物理簡民羣理繁世未有不精於格物而長於治國者經一人家聞主若僕言圍爐鼓炭但以鐵桿橫皮爐櫈則炭自熾火之益烈桿實爲之又言合席促坐人數不可十三犯者其一不利夫人在淺近易明之端於因果相及之致妄誕不根如此則國羣之立政教之行微眇奧殫仟萬於此冀其能明真無望爾發言輕易責備不倫亦其所也又凡人有崇拜鬼神之意者其於國家政府也亦以崇拜鬼神之意行之耶穌教徒見異邦人禋祀象偶戚然以爲大愚謂象者人所自造雕范土木橫施丹青幾何能靈乃從求福此其愚之是也獨不悟國家之與象偶大小相殊等爲人造蠻夷以一部之貨財力役造爲偶象信其有無限之威靈吾人亦出通國之賦稅征絲建一國家信其有無窮之能力君公大夫士受俸食租職司典常以治人爲業篤而論之與里社之鳩資選長有以異乎且旣爲一社公立之長矣故其人亦以一社之智慧爲智慧以一社之權力爲權力使里社貧而無資愚而無識則其長之能事亦窮此不必甚智之夫而後能喻也何獨至於論政則若政府無所不能初無待賦稅征繇而皆舉見一事當興則瞋目語難曰奈何不圖是以福我及征調煩苛官吏冗雜又蹙

頗相告曰奈何竟爲是以苦我彼直以國家爲無事於民智與民力也往者格物道淺有欲爲常動不息之機者迄以無效逮奈端格里遼諸公出發明全力常住之理乃知用力少成功多爲宇內絕無之事汽機一頃不煤則歇人身一日不飯則飢今之責望國家者皆欲造不息機者也惟然故謂國羣盛衰盡由法制恃吾法制弱民可使爲強國貧民可使爲富國愚民可使爲智國此何異夢食求飽者乎。

夫格致不明無以與於治平之理固矣然而明格致者亦未必遂與於治平也每有格物之家與論國羣之事及政教風俗所由然與常智殊不相遠豈民羣之理果奧博精微不易見歟抑人心聳於變故之繁遂熒而不知其一體也今夫變萬不同要皆相推以質力質力二物又皆常住常住故不生滅不生滅故不增減故不能自無而有自有而無是故用力少而成功多者言乎其權藉也設無權藉則屈申相報不爽毫釐此不獨天運爲然形氣動植乃至感情思理莫不如是何獨於羣而疑之且羣者合衆萬之生以爲生有官知神欲之大物也故其消息盈虛之致與一切生理可參伍焉有一事之效實必先有一事之儲能方其效實儲能以消而是效實又爲儲能展轉相生不可終究其中果必承因品數相倚斷可識也格致之家用此例於他所則無疑論羣則依違之噫使質力常住一語可以

之其不於事中疏於物人有以下言
忽於苟物中疏於物學雖
疏羣以見黑子用理則亦物學
理形之其一日則密於學

依違非最大公例矣。

達於理之謂學明於權之謂方理蹟則學彌難權微則方彌審羣治進分功密術業有專家未有不治其學不通其方能然否是非於其際者忒德者英數家之眉目也講方維術其師

勒登所造

其彌審

以窮力理之艱深亨蒙和志者德格物家之職志也唱二量空間之說謂外緣若異幾何形理有不信時二者近世理數最深之說也今使不精象數之人聞忒亨二子之言妄參論議則疇人笑之顧與名數專家論政教繁難之事彼乃矢口論斷絕無疑難意蓋謂天下惟象數之理乃有艱深若政教固盡人能喻者豈知二者難易之分正與所言相反耶夫象數之理縱極幽乎其所據之今有此言所與第伦必先周知其用事之物亦有无限域獨至國羣一事之本原流變往往迎不見首從不見尻其今有既不周知用事之物又常無限其曼衍審變之情皆象數所無有由此言之孰難孰易然彼卒易之何也曰惟其不知故以爲易

格物之學無論天地人物動植身心遇一回穴之題疑似之理必實測以求至確之證明辨而運至精之思比及會通然後標爲公例不妄斷也此舉一二事可概其餘夫天學至今可謂精審而疇人聚訟莫若日中之黑子蓋知黑子爲何物則日之體質由此可推故汲汲若此論次諸家之說以韋理森爲最先其說曰大陽外輪爲自發光氣猶地之風輪再下則爲